

情場頻奏凱歌

戲說毛澤東之十三

●劉昌博（自由作家，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）

朱毛合作共渡難關

毛澤東和朱德的鬥爭衝突，毛雖獲得勝利；但這個勝利只是局部的、暫時的，並非全面的、徹底的。

因為，這一場為爭奪「紅四軍」領導權的鬥爭，毛的勝利得來不易，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復在兩位「娘子軍」賀子珍與曹鳳娃的暗助下，拉攏了青年軍官林彪等的投靠，才得以扭轉形勢，轉敗為勝，爭到「以黨領軍」的權力。

由於大敵當前，毛不欲趕走朱德，事實上亦無此實力；因為在他們的共同敵人——國民黨大軍的步步進逼下，在共產黨前途吉凶未卜的關頭，他們必須攜手合作，共體時艱。

何況毛澤東和朱德在某些方面很相似，但不盡相同。他們都來自農村，因此都能擺架子地和農民談得來；尤其，朱有時蹲在

田埂上跟農民們擺「龍門陣」，閒話家常，態度比毛還從容，還自在，仿如其中的一分子。

但是在風度和理論水平上，毛更像一位知識分子。毛具有朱的樸實，而他遠不如朱那樣的坦率、真誠。朱德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戰士，毛則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脫離了軍人外表的實質戰士。

朱德把毛看成是一位才華洋溢，行為放蕩不羈的思想家；艱苦卓絕，勇往直前的革命家。另一方面，毛澤東則十分欣賞朱的軍事才能，在戰陣上朱指揮大軍作戰，仿如一尊屹立不搖的戰神，態度堅定，戰志昂揚，常能掌控戰局契機，以寡擊眾。因而毛總是樂於制定宏觀性、原則性的戰略，卻把具體性的戰術行動，交給朱德去徹底執行。

由於他們相互間的取長補短，惺惺相惜；雖說他們在權力鬥爭的關係上，有時是既聯合又鬥爭；但在大敵壓境時，總能把矛盾降到最低，而以大局為重。

與李立三大唱反調

這時中共黨中央的權力鬥爭發生了變化，莫斯科對中央總書記瞿秋白很不滿意，改派走共產國際路線的李立三取代了他在中央的位置。按李立三早年曾是毛澤東的情敵，他的妻子李一純和毛有過曖昧關係，三人間的愛恨情仇，糾結不清；因為，李立三的內心深處痛恨毛給他戴上了一頂「綠帽子」。

朱、毛二人有兩個共同的敵人，在黨外的敵人是國民黨，在黨內的則是這位新任的中央總書記李立三；就為了要對付共同的敵人，所以「朱毛聯盟」的大軍即緊密地結合起來；在當時居然有人誤以為「朱毛」是一個人的名字。

李立三走共產國際路線，形而上學地提出「革命高潮」的觀點，他所期待的革命前景幾乎是一個超歷史的高潮，就像基督降臨待耶穌復活一樣。他好高騖遠的論調，在朱

、毛二人的眼中看來，恍如海市蜃樓一般的不切實際。

不久，李立三從湖南共產黨組織中派遣一名特派員到井岡山，大肆批評朱德領導作戰不力；更嚴厲指責毛澤東的社會政策極端偏差，更不該收編井岡山兩個土匪頭子（指袁文才、王佐）及九嶺山土匪頭子（指曹阿根）的部眾，還稱他們都是忠實的共產主義者，不僅辱及紅軍的令譽，且使革命大業的形象受損。尤其，露骨地批評傳言中的「井岡山四結義」，更是荒謬的封建思想作祟。

這位特派員在座談會上下達李立三的指示：今後對階級敵人應該效法蘇聯老大哥十月革命的榜樣，不可有半點溫情主義，要進行更多的「燒殺」，要徹底的破壞後才有嶄新的建設。「工人階級化」應當成爲黨和軍隊的口號。

滿腔積怨奔瀉而出

可是當朱、毛二人聽罷特派員的指責後，心中憤憤不平，毛澤東當場頂嘴說：「在井岡山四周的環境裡，只有衣衫襤褸，嗷嗷待哺的貧苦農民；這兒沒有工廠，哪有工人階級？工人在哪裡？何況，中國和蘇聯國情迥異，咱們怎能把其革命理論和方式，囫圇吞棗地移植過來？猶之乎，咱們中國人的鼻梁低矮，就算天天吃鵝肝醬，喝伏特加酒，講俄國話，跳俄式芭蕾舞，咱們的鼻子也高大不起來？……。」毛澤東嘲諷的口氣，逗

得在座者的哄堂笑聲，但卻使那位特派員十分沮喪、氣憤不已。

「特派員同志；你來自城市，中央總書記李立三同志也是住在城市裡，自然對農村的實情不了解。」毛澤東得理不饒人，他的湖南騾子脾氣一發，彷彿打開了柵門的水庫，要把悶蓄心中的忿懣之氣，一古腦地奔瀉出來：

「咱們這些殘兵敗將，初來井岡山落腳時，分散在四周的村落中，居民一共不過兩千人，土壤十分瘠薄，到處都是亂石雜草，滿目瘡痍，小孩沒有衣褲穿，農民沒有火柴，只有像原始人那樣擊石取火。這般赤貧的農村，咱們到哪裡去找工人來鬥爭資本家？何況這裡連資產階級的影子也沒有？咱們又能去「燒殺」誰？」

「井岡山上以前是有土匪，他們並非天生的土匪，是被城市的軍閥、地主、縣城的衙役差官、土豪劣紳的壓榨，爲了生活與生存，別無選擇，不得不上山當土匪的。咱們是從外地來的，不和他們虛與委蛇，不入境隨俗，怎能立足？又怎能發展？何況，如今哪兩個土匪頭子袁文才和王佐早已被槍斃了！」毛澤東滿腔的積怨，不吐不快，像滾滾江濤一般地說下去，完全不理會那位特派員的感受：

「他倆手下的部眾，絕大多數是『逼上梁山』的貧苦農民，我國古代的娼妓都可從良，俗話說：『浪子回頭金不換』，這些早

已放下屠刀，回頭是岸的迷途羔羊，咱們怎可剝奪他們革心洗面，改過自新的權利？怎可把革命的大門關閉，拒絕他們當同志，等於趕他們去做咱們的敵人！增添了革命的障礙；老實說：俄國式的革命經驗，只可做咱們的參考，不能當作咱們革命的聖經；特派員同志；你說對不對？……。」

那位特派員一時來不及反應，呆若木雞，啞口無言，臉色鐵青，表情尷尬。

「咱們中國的國情跟蘇俄不同，咱們不能把蘇俄的革命經驗全部移植來；咱們應該走自己的革命路線；如果，硬要削足適履，搞不好，畫虎不成反類犬！」朱德站起來附和毛澤東的觀點說：「格老子的，一味崇洋，不中不西，搞到後來，牛（恩克斯）頭不對馬（馬克思）嘴，變成了四不像的妖怪嘍！」

解放貧農革命中國

朱德的談話，又引起了哄堂的笑！顯然大家都對這位中央特派員表示不滿。於是，這一場座談會不歡而散，這位特派員憤然離席，拂袖而去時冷峻地說：

「毛同志和朱同志！我這次奉派來到井岡山視察，感到非常失望，你們不去研究馬列主義，不去學習蘇俄老大哥的先進革命經驗，不去探索無產階級革命的真諦，也不去了解工人階級對革命大業的重要性；反而開口閉口的農民呀！農民的！」最後，特派員

指著毛澤東的鼻子忿怒地說：

「毛同志！我建議你不要再搞共產黨的革命工作，乾脆回你湖南老家去做一輩子的農夫吧！馬列主義上明明說：『工人階級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流！』你偏說農民的力量怎麼了不起，我看中國的農民多數是愚昧無知的……」

特派員的話尚未講完便憤然離去，他那些侮辱農民的語句，像一枝枝的利箭刺著毛澤東的心窩，痛如刀割。

因為毛澤東最同情農民，也最討厭有人侮辱農民，尤其是貧農；他更特別關懷貧農的女兒！自幼即從貧農的女兒身上體驗到貧農的悲哀。

毛澤東自稱他是個農民，他有農民的習性和嗜好，有農民式的思維方式，重視直覺和經驗。他也有農民的實用理性，務實精神，腳踏實地，摸著石頭過河的習性。

他還有農民式的反智情緒，認為書讀多了又不求甚解，就越讀越蠢。

因此，他對那些喝了洋墨水的假洋鬼子輕視，認為他們崇洋媚外，數典忘祖，變成「洋奴」；在思想上他們早已成了「亡國奴」。

但是他不願只做一个單純的農民，一心想做一個中國億萬貧苦農民的解放者，認為當前中國的革命是一場解放貧農的戰鬥，沒有喚起廣大農民起來參與，革命的前途沒有曙光。

出師不利鎩羽而歸

可是躲在上海租界內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李立三，在莫斯科的掌控下卻另有定見。他認為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國大革命，是由工人領導的布爾雪維克黨人，首先在大都會彼得格勒武裝暴動起義，才一舉推翻了俄國的君主專制，奪得了政權；這個快速成功的範例與俄國的廣大農民無關。如要等到喚起行動遲緩的農民來起義，再以農村來包圍都市，曠日費時，那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成功的希望！

李立三特別強調，現代都市是人口密集、工商業聚匯、政經中樞及人文薈萃的地方，等於人體的首腦；誰能控制都市！誰就能控制鄉村，掌控全國。所以，共產黨若要想成功，必須學習蘇俄的榜樣，當務之急是先進攻資產階級的大本營——都市。他的「城市中心論」，是以蘇俄為師衍演出來的。

當時的共產國際派主要份子李立三、王稼祥、秦邦憲、張聞天等一致嘲笑毛澤東只不過是一個無知的「鄉巴佬」，對馬克斯主義一竅不通，毛強調重視農民是膚淺的，是他從貧農女兒的肉體上，所找到的一丁點浪漫與罪惡交織的怪胎。

甚而李立三還斷言：「山溝裡不能出現馬克斯主義者，」而且認為：「毛澤東自稱山大王，跟井崗山的三個土匪頭子是同氣連枝，一丘之貉；在落後的農村不可能建成馬

克思主義的社會。」總之，共產國際派分子一致輕視毛澤東，低估朱德。

及至那位特派員回去的報告：加油添醋地指出朱、毛二人在井岡山作風荒謬，形同土匪；尤其毛澤東的革命理念與中央南轅北轍，且態度惡劣，出言不遜，有違視中央之意。李立三聽後，新仇舊怨，一齊湧向心頭。於是，他即發出三道指令：

一、取消毛澤東「邊界特委書記」及「前委書記」兩項黨職。因為，毛當時擁有「紅四軍」的軍權，仍能保有「政委」職級。

二、命令朱德率軍下山，向福建進攻，旨在攻略城市，找尋東向的出海口。

三、命令毛澤東率軍下山攻向湖南，箭頭指向省會長沙。

朱、毛二人奉令分頭下山，出師不利，首先是朱德在閩贛邊界遭到敗績，鎩羽而歸。毛澤東的遭遇更慘，剛進入湖南，即被何鍵率領的國民黨第三十五軍勁旅，迎頭痛擊，損失一半兵力。

一九二八年七月，中共湖南省委奉李立三指示，命令毛澤東進攻湖南重鎮郴縣，毛堅決反對，改由朱德率紅軍兩團進攻郴縣，結果仍是大敗虧輸，紅軍又損失一半兵力。

神鎗女俠游擊戰捷

這次奉令下山攻城略地，可謂「偷雞不著蝕把米」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。當朱、毛兩路大軍下山時，國民黨在江西的大軍趁隙

而出，以閃電戰術，配以雷霆萬鈞的兵力，大舉進攻井岡山。

幸而奉毛澤東之命守山的部隊，是由井岡山及九嶺山兩股「土匪」改編的紅軍，他們多是當地人，在賀子珍、曹鳳娃、毛澤覃、趙必勝、賀怡等五位年輕人率領下，兼之熟悉地形，情報靈通；由於眾寡懸殊，雖然井岡山終於失守了，但他們曾予敵軍重創。這是賀子珍和曹鳳娃兩女，恪遵毛澤東下山時所囑的錦囊妙計——游擊戰術十六字訣，得以保存實力。

一個月後，毛、朱兩人會師要奪回井岡山時；幸賴在山上打游擊戰的賀子珍及曹鳳娃率眾在山崗峽谷間，日夜伏擊，四處騷擾；使敵軍防不勝防，加之運送彈藥糧食上山的三條通道，經常遭到破壞，大軍陷困山谷動彈不得。

最叫敵人頭痛的是：賀子珍和曹鳳娃這兩位「神鎗女俠」，她們像煞深山密林裡的幽靈，懸崖峭壁間的妖魔，行動飄忽，神出鬼沒；兼之她們兩人槍法奇準，彈彈要命，叫敵軍們十分頭痛，萬般惱火。不久國民黨即從井岡山撤退了，與其說是朱、毛二人反攻的勝利，毋寧說是賀、曹兩女游擊戰的成

雞湯下肚青春歡娛

毛澤東回到井岡山，滿目瘡痍，昔日的營舍及總團部，只剩下頽垣殘壁，叫他觸目

驚心。這裡山居的農民，尚未得到他「解放」後的好處，反而給他們帶來一場浩劫，不禁潸然淚下。

他和賀子珍、曹鳳娃等劫後再度重逢，恍如隔世，悲喜交集；倘若不是她們二人運用游擊戰術成功；他和朱德的殘兵敗將哪能打回井岡山？

曹鳳娃爲了滋補毛澤東在戰地勞累疲乏的身子，早晚都叫他喝一碗神奇的「雞湯」，這是她用名貴中藥「冬蟲夏草」燉童子雞的絕佳補品。於是他白天又精神振奮，鬥志昂揚地迎接各方的挑戰。晚上復能生龍活虎地在曹、賀二女的懷抱中享受青春的歡娛。

春天悄悄來到人間，井岡山上的草木已抽出新芽，向陽的山野，不知名的山花早就綻放了芬芳的花蕊，逗惹的蜂飛蝶舞；春天已給井岡山披上新衣。

星期日的晚上，依例是賀、曹二女「放假」給毛澤東獨眠的日子。雖說獨眠有些孤獨，但也難得清靜，可以毫無干擾地睡一個舒服的大覺。

第二天清早，他被窗前吱吱喳喳的雀鳥聲吵醒了；一夜安眠，精神飽滿。於是他獨自一人策馬馳向濃霧瀾漫的山嶺，欣賞早春的山景。

他駐馬一處山腰，發現好幾個新墳；這些墳中的死者皆是敵軍佔領期間，濫捕濫殺的農民，他們被誣指是「赤佬」或赤色嫌疑分子，死得不明不白，好不冤枉。

巍峨山頭巧遇佳人

他發現另一個山腰有一座較大的新墳，墳前供奉的瓜果尚未移去，紙箔飄落，香燭繚繞，素花上還有淒鮮的露珠；顯然是剛有人來祭拜過，但卻不見祭拜者的人影。

好奇心驅使他前去一探究竟，但見墳前立有一方墓碑，碑文寫著「王母倪太夫人之墓，外甥女倪妙君泣立」。哎呀！這座新墳原來是井岡山土匪頭子之一的王佐母親——王老太太之墓，她生前是賀子珍的「乾媽」，是她建議「井岡山四結義」，毛才有機會當上名副其實的「山大王」；也因她的撮合，毛、賀二人才誤會冰釋，破鏡重圓。這位慈祥和藹，見聞廣博的老太太，竟然死在這場兵燹之中，叫他萬分愴然。

他無意間在墳前檢到一本袖珍筆記，打開一看，祇見扉頁上寫有一幅對聯：

年年失望年年望，
處處難尋處處尋

橫批寫的是：「春在哪裡？」
接下去又寫有兩首白話小詩：

一、陳跡

這巍峨的山頭，
曾駐紮過英雄的營幕，
浪跡過詩人的遊蹤。

這初春的荒嶺，
染漬過戰士的熱血，
流咽着聲婦野祭的哀慟。

經歷了漫天的烽火，看盡了瘋狂的殺戮；山仍是這般的崢嶸，崖仍是這般的冷峻；唯春與秋來去匆匆。留下的幾多陳跡，埋葬過幾許沉痛；祇有時間儘把它斷送。

二、孤魂

春神呀春神，我青春的生命，依舊被寒冬籠罩了身心；我空冷的心田，從未感受妳來臨的溫馨。我未曾飲過玫瑰的甜酒，只有被哀傷的淚火熾熏；我未曾有過歡樂的童年，只有在戰亂的歲月飄零；我未曾做過香甜的美夢，只有孤寂的詩魂在悲吟。春神呀春神！

我要抱怨上蒼不仁，悲悼我這短暫生命；誰又知道？明年，今日會有一絲春光照孤魂！

毛澤東看罷對聯和兩首小詩，十分驚訝！這是悲痛極點的絕命詩嘛！署的是當天的日期。人命關天，他關切筆記本主人的命運

，立即四面找尋；才發現懸崖邊沿孤身站著一位姑娘，像要跳崖自殺，又似乎對人生還有所留戀，正處於踟躕猶豫的緊要關頭。

他即偷偷地趨前攔下，查詢後，得知她即是筆記本主人，名叫倪妙君，家住閩、贛交界的瑞金，這次是前來投親，誰知遭逢巨變，姑母死於政府軍亂槍之下，詎料表哥王佐則被紅軍彭德懷誘殺；如今跟表嫂暫住一起，孤兒寡婦，哀哀無告，十分可憐。她因悲觀絕望，有了輕生念頭。

生死關頭倩女轉意

毛澤東和藹而耐心地開導她，誇她的對聯及詩寫得很好，有一定才華，只是內容太消沉，應該改一改。於是他取出筆來將她的對聯改成：

年年失望年年望；
事事難成事事成。
橫批改為：「春在心中」。

倪妙君看後激動不已，便坦率地吐露了自己的心事：她喜歡文學，數理化太差，英文不好，幾次報考大學都名落孫山，後來決心從事寫作，可是每次投稿都被退了回來。於是，心中一橫，想要離家出外闖蕩一下，遂隻身來井岡山投奔當「山大王」的姑母和表哥。誰知一場兵燹，他們已家破人亡，灰心失望之餘，便決意一死了之。

他仔細地聽完她的傾述，便又在她的筆記本上，為她寫下了一幅對聯：

有志者，事竟成，破斧沉舟，百二秦關終屬楚；

苦心人，天不負，臥薪嚐膽，三千越甲可吞吳。

毛澤東接著鼓勵她說：清代蒲松齡考試落第後，不甘消沉，立志文學寫作，後來寫出了「聊齋誌異」，名傳千古，不是證明只要努力奮發，事事難成事事成嗎？

這位姑娘聽後大為感動，問毛澤東的姓名，他只笑而不答；臨走時卻留下一句話：「倪姑娘再見，下個星期天早上，咱們仍在這兒相見，好嗎？」他見倪姑娘點了頭，臉上浮露笑容，揚鞭策馬而去。

由於毛澤東和倪妙君，兩人性向，志趣及境遇有些相似之處，求學時他們都偏愛文史，拙於英文，數理化很差，同時兩人都沒考上大學；可謂同病相憐，故而談來十分投緣。

第二個星期天早上，倪妙君來時經過由三塊巨石砌成的「磊橋」，正巧碰到一個小孩在橋上玩踢石塊的遊戲。於是，她即想起一幅上聯：

踢倒磊橋三塊石，
她要毛澤東幫她對好下聯，他抬頭仰望井岡山一重又一重，峯峯相連。於是，他對出了下聯：

劈開出字兩重山。
此聯出得巧，對得也妙；磊字有三石，出字有兩山。倪妙君看罷下聯，心想此人才

思敏捷，雖不知其姓名，必是一個高人。但她仍不相信他有真才實學，又出一幅上聯：

青草池內，青草魚，青魚戲青草，青草戲青魚，

毛澤東思忖半晌，在她的筆記本上寫出下聯：

黃花園中，黃花女，黃女撫黃花，黃花撫黃女。

「你對得這般工整，看不出來，真有學問，簡直是當今才子嘛！」倪妙君大為讚賞。

「我對了老半天，只空口說好，又沒有獎品，真沒意思！」

「你又不是學生！還要什麼獎品？」倪妙君蹶起小嘴兒說：「你倒說說看？要什麼獎品？」

「妳把眼睛閉起來，我就告訴妳？」

倪妙君果真把雙眼閉起來，靜候他說出獎品的名目來。此時的毛澤東施展他風流浪漫而調皮的天性，趁勢把她抱入懷中，熱練而熱情吻了她。

「你真壞！我的初吻竟然被你偷吻去！」

倪妙君的初吻，冷不防被他偷吻了去；哪時她渾身熱烘烘的，心緒亂糟糟的，嬌喘吁吁，幾乎有透不過氣的感受。在她內心的感覺上，卻是甜蜜、驚訝、神蕩、魂銷……的各種電流，彷彿於體內的各神經系統裡周而復始的奔馳，是那麽美妙而舒暢。

「我呀！不但是才子，而且跟唐伯虎一

樣是一位風流才子，」毛澤東吻罷，很自負地說。

「你呀！偷吻人家，是一位下流胚子嘛！」

「不管風流或下流！總之，偷來的吻最香，尤其是偷來的是少女的初吻，更香更妙？」

才華洋溢佳人動心

以後每個星期天的早晨，他倆都準時前來幽會。

又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，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，艷陽高照，景色迷人。他倆又依偎在一起，談文學，談詩詞；毛澤東見景生情，信手在她的筆記本上寫出上聯：

太陽偏東，照日不照夜，時陰時晴，陰轉晴。

倪妙君說：「我若對的工整，也要獎品！」

毛澤東點頭答應，於是，她在筆記本上寫出下聯：

明月當空，亮晚非亮晝，或缺或圓，缺又圓。

接著，她即寫出一幅上聯，要毛對出下聯：

大言者諸葛一人

毛澤東一看，此是拆字聯，因為，「言

者」二字合起來是「諸」字，「大」字拆開來是「一人」二字。要找兩個適當的字嵌對的工整，實非易事。他苦思良久，看了倪妙君的芳名，腦海裡逼出了靈感，遂佻巧地說：

「如我對上了也要獎品！」

等待倪妙君點頭答應了，於是她寫出下聯：

妙人兒倪家少女

因為，「人兒」二字合起來是個「倪」字，「妙」字拆開來是「少女」二字；剛好把倪妙君的名字的前兩字拿來對上了，工整又巧妙。

這回毛澤東索討的獎品，可不是擁抱和香吻能滿足的；她在故弄還羞的情況裡，經不起他的挑逗與誘惑，於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矛盾心理狀態下，這位懷春的少女，欲拒還迎地接受了他靈肉合一的愛情，獻出了她珍藏的瑰寶——貞操。

他二人正沉浸於歡愛的甜美餘味中，突然附近草叢中蹦出一個人來，以忿怒的口氣大聲地說：

「嗯！報告毛政委，你和這位姑娘的好事辦完了嗎？」這位講話的人略停頓一下：

「真不好意思的，我有急事要向毛政委請示；姑娘妳放心，剛才我什麼也沒有看見！」

這突如其來的情况，毛、倪兩人都嚇了一跳，尤其是倪女羞窘交集，躲進毛的懷裡

倪家姑娘噙淚離去

倪家姑娘噙淚離去

倪家姑娘噙淚離去

倪家姑娘噙淚離去

倪家姑娘噙淚離去

，不敢正視來人。

毛澤東抬眼一看，來人身材高挑，腰插雙槍，正是他的嬌妻之一的曹鳳娃。他心裡尋思，幸好來的是鳳娃，倘若是被賀子珍闖見，後果真不堪設想啦！

「鳳娃！妳這是何苦啊！」毛澤東無奈地說。

「我不是有意來『捉姦』，而是有急事請示，偶然破壞了你們的好事，請毛政委原諒！」鳳娃狡黠地笑說。

「你就是毛政委，大名鼎鼎的毛澤東……」倪女訝異地驚叫。

「姑娘！妳有夠天真囉！連姓名都未問清楚，就跟他……」鳳娃調侃地說：「我們的毛政委比唐伯虎還風流；我是他家的老三，賀子珍妹子是他的老四，妳嘛！納入編制後應是老五吧！」

「鳳娃，我求妳，今天的這檔子事，千萬別跟珍珠講呀！妳有事咱們回去講！」毛澤東起身向倪女告別，神情是那樣的無奈：「倪姑娘，我有事先走了，再見！」

聰明的倪妙君，自然明白了一切，噙著眼淚，孤獨地走向歸途。

曹鳳娃向毛澤東報告及請示的急事有二

一是國民黨下野的蔣介石已官復原職，重握軍政大權；而蔣介石與閻錫山、馮玉祥之間的「中原戰爭」已結束，無後顧之憂，為要「先安內後攘外」，調集了十一個師另

兩個旅，以魯滌平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，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，朱紹良、蔣光鼐等分任各路軍總指揮，兵力約五萬人，設行營指揮總部於南昌，即將向井崗山地區發動「圍剿」攻勢，配屬有三個航空隊參加戰鬥序行，情勢緊急。

二是曹鳳娃的父親曹阿根來信說：其母病危，盼能母女見最後一面；同時曹鳳娃也掛念她和毛澤東所生的兒子毛家峯，切望回桂林省親。

毛澤東獲知詳情，當即作出三點指示：（一）迎擊蔣介石前來「圍剿」的軍事部署，（二）念及曹鳳娃母女親情，兼為了曹鳳娃想念兒子毛家峯的慈母天性；他答應她由侄兒張小虎伴護赴桂林省親。

（三）曹鳳娃下山之前，必須秘密地給他做一件事；就是將他的新情人倪妙君及其倖存的親屬妥為安頓好。

於是老於世故又識大體的曹鳳娃，當天下午就去看倪妙君，說明井崗山情況緊急，兵凶戰危；她只是一個文弱的才女，不會上陣殺敵。毛政委——毛澤東為了她的安危，決定派人護送她及其親屬回瑞金暫住，俟戰事結束再去接她回來。

倪妙君是位痴情少女，既訝異她糊裡糊塗獻身的男人，真的就是文武兼資的毛澤東，在此緊急情況下，尚能顧及她的安危，情

深義重以至於此，叫她感動不已。她答應了曹鳳娃的建議，即日下山回瑞金。

著書頌一杯水主義

倪妙君和她寡居的表嫂（即土匪頭子王佐的妻子）及兩個侄兒，在曹鳳娃所派親信人員伴護下，化裝下山回到了瑞金。她寫了一首小詩，感謝毛澤東對她的開導及照顧：

井崗崖前幾彷徨，此身已欲粉身亡，
妙筆竟藏回春力，感知情郎救迷航。

她回到家中，為感激毛澤東批改對聯的鼓勵，及在山腰草野的一次激情的熱愛，和情義兼顧的妥善安排。於是她不再消沉，立志奮發，專心讀書寫作，終於在文藝創作上有不凡的成就。她的成名處女作是一部名叫「一杯水」的小說，敘述紅軍中的男女同志愛，在窮年累月的征戰中，女兵們和軍官，戰友或同志間的性愛關係。大家在生死邊緣，同生共死，彼此扶助，最易迸然出愛情的火花，經常是只發生一次性愛關係，就生兩渺茫。

她在書中的「一杯水」，影射她和毛澤東只發生了一次性愛關係——一杯水式的肉體性愛，就分手了。她用生花妙筆，歌頌「一杯水」的必要性及必然性，雖是暫短的接觸，但在相愛者心扉中卻有其永恆的價值，烙印於他們的靈魂深處。由於這部小說在紅軍中廣為流傳；於是男女青年對於「一杯水」式的性愛方式，普遍接受，演變成性開放

及性泛濫的風氣；其對傳統婚姻的衝激及破壞，其影響是深遠而又難以估計的。

後來毛澤東讀了這本書，大加讚揚；因為，他就是「一杯水主義」的創始人。

國府軍第一次圍剿行動，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展開至次年一月三日結束，血戰了二十三天。當時毛澤東和朱德所統率的紅軍，只有四萬多人，武器裝備遠遜於政府軍，可是，他倆採用了游擊戰術的十六字訣：「敵進我退，敵駐我擾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追。」打败了國府軍的第一次圍剿，活捉了前線總指揮張輝瓚。

毛澤東得意洋洋，還寫了一闕「漁家傲」慶賀：

萬木霜天紅爛漫，
天兵怒氣沖霄漢，
霧滿龍岡千嶂暗，
齊聲喚！

前頭捉了張輝瓚。

二十萬軍重入贛。

風煙滾滾來天半，

喚起工農千百萬，

同心幹！

不周山下紅旗亂。

其實他高興得太早了，因為國民黨「圍剿」的大軍，正一波又一波地向他襲來，誓要淹沒其所建立的「中共中央蘇區」，眼看他就快欲哭無淚，走頭無路了！（未完待續）

戲言戲

李能宏著

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聖文書局代售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—二號

您看戲嗎？您唱戲嗎？您教戲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這部「戲典」您不可不看。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趣。
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顧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競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。
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，便於查閱參考。